

在那白沙碧海边

■康璐



和此前看发射的心情不同，这一次，我和战友们有更切近而深远的期待。这一次，空气中弥散着汗水的味道，我仿佛能听见周边每个人的心跳。

当大火箭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当中国人在太空有了自己的空间站，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留下30年不同寻常的轨迹，我不禁想起文昌十几年前的样子，想起那些一同并肩战斗的人。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早已离开文昌这片热土，脱下这身工装，却把熔铸着激情、智慧、汗水和宝贵青春的两座钢铁天梯永远留在了海南岛。

第一支队伍，第一锹土

一锹锹红土，睫毛上闪烁的汗水，泥水里泡烂的脚，高耸的发射塔……文昌发射场刚刚竣工时，我们的摄影展在椰林深处举办。展出一幅幅图片记录了7年多来的鏖战经历。

这些照片并非由专业摄影师拍摄，大部分都来自于发射场施工的日常。从椰林沼泽开荒到导流槽基础设施、穿工装的“蜘蛛侠”高空安装，在工地过年，举办集体婚礼，还有陪伴我们的黄牛、东山羊、微笑的大狗，一条路、一片云、一丛野花……

虽是不经意的一瞬，却总能触碰到人内心深处。站在摄影作品前，“嘿，看到自己了吗？”我问身边的小伙儿黄力普。“这个就是我！”他指着其中的一幅。我凑过去仔细看，画面是导流槽巨大的圆形钢筋绑扎现场，黄力普是蹲在圆心工作的背影。在图片上，他只是一个很小的点。

他们就是这样许许多多的点，一个个沉默坚实的背影，曾用双手建起我国酒泉、西昌、太原、文昌4大航天发射场。一座座钢铁天梯，托举中国飞天之路。他们是“搭天梯的人”。然而，还没来得及等到鲜花和掌声，这群人早已踏上新的征程。

发射塔下，挖掘机、压路机、发电机、装载机被固定在拖板上。我看到乔振国带着3名同事一边忙着装车、捆绳索，一边举起相机，咔嚓咔嚓给装备拍照。车装好，发动，开走的那一刻，他们

目送，每个人眼圈都红着。刁亚楠手上黑乎乎沾满机油，他用工装上衣袖头擦了擦脸，眼泪和汗水流到一起。他跟我说：“这些装备是2009年随队开进海南的，舍不得啊，发射场建设，它们出了大力！就像自己的兄弟。”

2009年大年初一，人们都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中。爆竹声声，火车站站台上寒风凛冽，队伍集结。18节车皮载着施工装备和物资开赴海南。

提前预订的10顶帐篷已经率先运抵海南，大家一到就迅速支起帐篷安营扎寨。这个速度让人惊叹，现场领导竖起了大拇指：“你们的野战能力真是超强！”我们成为进驻发射场的第一支队伍，挖开文昌发射场建设的第一锹土。

这支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光荣队伍，再一次承担起国家使命、历史重任。公元2009年9月14日，一个注定载入中国航天事业史册的日子——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式破土动工。蓝图上，是中国航天的未来。

椰岛情深

椰林深处是散落的民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地源小学成了我们的临时落脚点，帐篷搭在了校园里。岛上的孩子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这群远道而来的人。

孩子们开始悄悄趴在帐篷的窗边看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学着我们的样子走路。这群人总是排着整齐的队伍，用那么大的锅炒菜，炒勺竟然有铲子那么大，吃饭前还要唱首歌，下雨也要在外面施工。

“战斗在深山峡谷，奉献在荒野戈壁……”椰林里飞出我们的歌声。为了不影响到学生上课、老师休息，我们总是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进入校园脚步放轻再放轻；不管多热的天气，走出帐篷我们着装都是整齐的。

一天，从工地归来，我看到学校的黑板报上，用粉笔写着一位语文老师作的诗——《椰树下》：“学校里驻扎着一支队伍，那绿色帐篷就掩映在椰树丛中，视驻地如故乡，爱百姓当亲人。我们欣赏，我们感动，爱你好比海阔天空，祝你早日完成那神圣使命！”

刚到海南就赶上超强台风。连日暴雨狂风，椰树被连根拔起，暴雨冲断道路桥梁，文昌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强台风和洪涝灾害。当时，几名同志被困在地源小学，学校外面已是一片汪洋。副总队长杨晓明心急如焚，联系了一艘冲锋舟

先冲出去探路。我们一边排险自救，一边配合地方政府救援当地百姓。

道路被淹，椰林深处几个村庄的村民被困，而且居民房屋简陋，随着雨量增大，随时有被大水冲毁的危险。一天半夜，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求助，投入紧急救援，出动机械车辆和人员，冒着暴雨和洪水紧急救援转移了一千多名受灾群众。装载机一趟趟把被困村民救了出来，直到天亮，风雨平息。那一次，当地百姓说：“多亏有你们在！”

从第一锹土开挖，仅仅用了3个月，官兵就完成了场区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场地等艰巨任务，修建了完善的供水系统。不到一年，建成60多栋驻地百姓的安置房，这就是航天人的速度。三千多名百姓住进了新家园。我走进一户村民家，他家一共有3层楼，屋里挂着妻子的十字绣“更上一层楼”“大展宏图”。他说：“以前住的地方一来台风就被淹，住这儿就不怕了！”

搭天梯的人

谁都清楚建发射场是一场鏖战。没水，没电，没路，场区一片荒芜。扎在椰林荒地里面找不到路，大家就拿着砍刀，边走边砍，测量放线，开荒辟路，不分职务、不分年龄、不分专业，全体齐上阵。几个老同志冲在最前头，抡起胳膊干。看到老同志都这么干，年轻人更是不甘示弱。

天气热啊，地表最高温度接近60摄氏度。一天，高工陈建民在工地两次晕倒。第一次，他被扶起来，在一旁休息了一会儿，又接着干起来。他心里还想着建酒泉载人航天发射塔时，自己当时从不知道疲惫。可那毕竟是20多年前了。第二次晕倒时，技术负责人温彦岭和现场其他同志说：“这不行，陈总，必须去医院！”陈建民当过副总队长，大家都喊他陈总。

送到龙楼卫生院，一番检查，大家还是不放心的，又送他去海口市人民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在诊断结果上写着“心血管近段狭窄”，有一支血管近段狭窄将近百分之三十。陈总还开玩笑：“不是还有百分之七十嘛！”他摆摆手，没停下工作。我们都知道，能为海南发射场建设再出一把力，是陈总退休前最大的心愿。“身服干戈事，岂得念私私。即或有授命，兹理不可违。”他告诉我，自己喜欢这首诗。

这一天，一位工程师和几个同事勘察地形。到处是荒地，杂草丛生，古懒缠

上浮动着勇士们奋力挣扎的头颅。一阵海浪打过来，许多不会水的勇士被卷入海底。而这时，敌人3艘巡逻艇上射过来的交叉火力正织成一张死网，死死地笼罩在这些勇士的头顶。

落日的余晖映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凄厉的红光。一枚子弹射来就溅起一片血花。还没有来得及向岸边游去的勇士们，万不得已又绝望地回到船上。此时的小木船装载的是死亡与绝望，也装载着不屈与顽强。到了5时许，鬼子又调来了一艘炮艇，一门大炮开始对着小木船瞄准。太阳已有一半沉入大海，海面变得一片殷红。随着几声炮响，小木船被炸碎，又有几位勇士壮烈牺牲。

在这场战斗中，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等13位新四军干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些勇士就这样无私无畏地倒下了。他们没有来得及为胜利欢呼就默默地倒下了，再也未能和亲人们相见。我在想，他们的牺牲是何等坚韧顽强，何等无怨无悔，却又是何等的短促匆忙！

这时，我看到冬日的太阳过早地落下，四处的田原变得一片迷蒙混沌。近处的那片雪松和白杨全都被冬雾所笼罩，给云梯关遗址上刚复建不久的高大的望海楼、宏伟的禹王寺留下一个黑黢黢的轮廓。古碑上的“古云梯关”4个朱红大字亦已渐渐模糊、黯淡，可依然能够感受到那苍劲古朴的字形和笔力。

我在想，夕阳映衬出来的云梯关还有这古碑的轮廓，就是在向后人轻声诉说着彭雄、田守尧等革命先辈们的英雄往事。



副刊 扫一扫，听“长征”往期美文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高原上从军多年，脚下走过的路似乎都铺满了传奇。

尽管我已离开军营多年，但有个在校大学生读过我的书后，毅然选择了去西藏当兵。更为神奇的是，她去的居然是我曾经所在的部队。

不久后，她当上了连队文书，经常去军区大门口收发室领取报刊和战友们的包裹信件。有一天，她突然在收发室里的信件中，发现有个似曾相识的名字——那是各地给我赠阅的报刊，还有不少读者来信。

即使我已经离开了那座军营，难免会有一些邮件留存，尤其是青春在马不停蹄的雪线上辗转，不知跌落了多少“失联人”的等待。

她照着信封上的地址给我写信。那些寄给我的信件，地址是我原来工作单位机关的番号。初到部队的她，并不知道那个地址其实与她的连队同在一个大院。

她只顾一封接一封地写，字迹刚毅且不失柔美。她一直纳闷，为什么收不到回信？她的信件，分明盖着已经寄出去的三角邮戳，但总是安静地与其他刊物或读者的来信聚在一起。后来，她循着信封上刊物的名字，去布达拉宫东面的报刊亭寻找报纸杂志上我发表的作品。那些依然讲述着雪山哨卡生活的故事细节，于她而言，似乎一直都像谜一样，真实与虚幻被缠绕纠结着。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人员一茬接一茬地换防，她无法再找到可靠的人证实我的消息。信件虽无人认领，但从未中断。她断定我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像她手捧的文字一样温暖真实。她认定我还在西藏的某处军营，她甚至相信有一天能在收发室门口遇见我。她将那些写有我名字的信件整理好，直到她退伍回到大学校园继续完成学业，我们都没能在拉萨完成一次对话或相逢。

后来，那些尘封已久的信件，被战友从西藏辗转送到我手中。了解到这位特别的女兵的行迹后，我直接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又惊喜。那是我们唯有的一次通话。几句简短的交流，算是向她确认了我的真实存在。虽然那时微信已经开始流行，但她始终坚持以写信的方式与我沟通，不焦不躁，不缓不急，就像我一本正经地写作。

我开始认真阅读她先期和后来写就的每一页文字。她游走在高原又沉潜于军营，每一句讲述都带着想象、勾画与期待。那些偏向科幻甚至有些高蹈的文字，与我心底里埋藏的某些沉重的军旅体验，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她讲起从军西藏的理由，讲她在拉萨河畔同女兵们看夏天飘雪时的浪漫奇遇，也讲起她与战友们打赌身边是否有个名叫凌仕江的军旅作家？她羡慕我的高原军旅经验，比如单枪匹马采访边境上的哨兵，在一个人的哨所里对着戴哈达的月光喊一声妈妈，在乌尔朵打碎夕阳的牧羊人背影里悄悄写一行离乡的诗，在通往墨脱的羊肠小道上遭遇蚂蚱的偷袭，在第一缕雪光越过地平线的玛尼堆上摘一朵黄色的雪莲……她未能与耸入云端的珠穆朗玛亲密接触。她说她的两年军旅时光，就守在拉萨的军营中。她读现代兵书，也读战争史诗，她的脑海里装满了对世界屋脊、边关军人庞大的猜测与想象。她总是试图探究战争背后的秘密，甚至梦想着成为穿越硝烟的美丽女神。只是她的种种想象，甚至在同龄的女兵们看来，也属于“太不成熟”。她说，她直到退伍前一天才走进布达拉宫。万物在大地上随风生长，理想在白云上行走，在漫长的时空隧道里，她没能发现另一重世界。

她剪不断的军营未了情，常引我在阅读的时候，禁不住一个人捧腹大笑。想不到新一代女兵的纯粹，在天边

战友的相识与相逢

■凌仕江

的西藏，居然有着那么多看似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与令人啼笑皆非的隐秘心事。想不到她在过往的信中，对我笔下的西藏故事，提出了那么多疑问和商榷。在众多读者来信中，我一正觉得，这个女兵对西藏有着与别的战士不一样的情愫。

然后，又是很久未有消息。

尽管我们从未谋面，更不曾想到几年后会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见面。那时，她已经毕业参加工作好些年了。她带领大学生团队在某地执行科研任务，而我恰巧也在该地参加文学活动。活动期间，我与接待方无意中讲起女兵的故事，接待方对故事中的女主角连连称奇，几通电话过后，就找到了那位退伍女兵。

“凌老师，真没想到我们会这样相见！”一头干练短发，一身迷彩马甲，她像个英姿飒爽的女班长。一声口令，她身后几个身着同样服装的女兵，举起手“啪”地一下给我行了个军礼，动作干净利落，个个表情坚毅。原来，她们正在集智开发一款旨在提升退伍士兵岗位新能力的培训软件。

现场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知道女兵的故事后，纷纷要求和她合影留念。合影时，我的表情可能少了些自然的天真与微笑，我甚至怀疑自己当时是否因为紧张而显出不合时宜的严肃。那种紧张，可能源自我们不曾展开畅谈的文学与人生、西藏地理秘境、高原军旅生活、边关风雪和某些永远不可能抵达的梦境。

我只是从她的城市路过。实际上，我们算不上熟悉。

然而，我很快释然了。她还确实算得上我的战友，至少是诸多西藏战友当中的一个。她无数次注视过我无数次描摹的那片天空，那团火焰，那只雄鹰，那朵白云，那条河流，那道彩虹，那脉雪峰，那座哨所，那个哨兵，那条哈达……只是，我们像大多数离别后的战友一样，平时长久地活在各自的生活轨迹里。各种来自不同领域的工作压力，让我们几乎淡忘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没有寒暄，少了回忆，甚至没有一句短信打探对方的消息。

但谢天谢地，我们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见面了。

战友情，一辈子，在他乡，天涯望，赶山走海兄弟盼。所有庄严的告别都源自军旅的相逢，只不过天下战友的重逢，从未相约，亦从未失约，正如我从你的城市路过，自然而然，欢喜载满。

云梯关怀想

■吴光辉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当夕阳西沉、云霞满天之时，坐落于古淮河水堤上的那座碑亭，便被勾勒出一道金黄色的粗犷轮廓。亭顶的几株枯黄的茅草在无言地摇曳着它们细长的腰肢，亭边那几株白杨的枝头正挂着淡淡的气雾，亭内那方高大坚实的石碑，老成凝重地目送着残阳缓缓地坠落。

我站在苏北响水云梯关的遗址上，面前就是这座古风尚存的六角亭。我看看亭下那尊两米多高、一米多宽、刻着“古云梯关”4个大字的古碑，觉得这块做工极为粗糙的石刻，就像一个沉重的符号——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个警示。我觉得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云梯关只剩下眼前的这座残碑了，昔日的辉煌与悲壮已被历史深埋了。

据史料记载：“宋元以前，关当淮河之口，以后沙土东涨，有土套十余，形若云梯，故名云梯关。”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夺淮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里就变成了黄河的人海口；又据《清史稿》言：“自明崇祯末李自成再次决河，其后屡屡塞决。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由开封经兰、仪、商、虞、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璧、睢宁、邳、宿迁、桃源，东经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云梯关成为宋、明、清三个朝代的抗倭前线，成为烽火连天、鼓角争鸣的古战场。

时过境迁，物去人非。由于黄河裹挟着泥沙由云梯关出海，海岸线迅速扩



长征

第5564期

悬崖万里（油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国美展入选作品）

王树鹏作

